

归乡贺寿

■林美聪

老话常说：“人生有四大喜事，即久旱逢甘雨、他乡遇故知、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。”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哪怕拥有一件都是非常幸福的。然而在我的人生中，受他影响，我就收获了两大喜事——久旱逢甘雨、金榜题名时。

这要从我的求学之路开始说起。那时我还深处在为生计发愁的年代，但每一个升学的转折点，爷爷就会化身导师——他虽是一名医生，但阅历丰富，能救死扶伤，也能疗愈人心。因此，在我印象中，每到关键时刻，他就会及时出现，比如中考结束，家里面临要让姐姐上大学，还是让我上高中的两难抉择，是他力排众议，支持我们姐弟俩继续求学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参加教师招考失利，还是他力挽狂澜，坚持让我再考一年……试问，能在这么多重要关口得到亲人相助、鼎力支持，并最终金榜题名，怎能不是人生大喜？

因此，当我上个星期听到家人要为爷爷操办八十大寿事宜时，脑海中便迸出一个想法：哪怕身在外地，哪怕这周多忙，哪怕妻儿无法陪同，而家里人也会念及孩子幼小不会见怪，但我却必须回去为他祝寿。

不过归乡之路却一波三折。先是我早就调好星期五当天下午的所有功课时，家里那边却打来电话：“你们爷爷念及大家路程远、周五工作忙，将宴会延后一天。”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没辙，我只好撤回所有安排好的功课，再和妻子商量周末的行程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”我觉得，哪怕惊喜，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当我再次做

好所有调整后，星期五当天早上妻子竟告诉我：“要不我和孩子也一起回去给你爷爷祝寿？”

面对突如其来的喜讯，先前行程与功课改来改去的烦躁，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奔走相告——我将妻儿也要回去给爷爷祝寿的消息，依次打电话告知爷爷、爸妈和姐姐。不必说，电话那头的他们，和我刚听到这个喜讯时的心情如出一辙。

当天一到家，就看到厨房的烟囱炊烟直冒，远远就飘来饭菜的香气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妻子就先抢话：“我知道你想说，这才是人间烟火气。”再靠近，就能看见奶奶、妈妈、姑姑们正为当天晚上的寿宴忙得热火朝天。

爷爷也没闲着，在门口转悠了好几圈，就等着他的两个太孙回家。两个小娃娃一下车，他就和孩子们迎面来了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领着两个小朋友去领取硬币了——自从知道两个小朋友

喜欢坐摇摇车，他便开始积攒硬币，每次回来，都能像哆啦A梦的百宝箱一样取出两罐硬币给他俩。

随着天色渐晚，大家纷至沓来。这一天晚上，爷爷和他的儿女、孙子孙女、太孙儿太孙女们四世同堂，围坐于两张大桌前大吃畅饮、家长里短，席间觥筹交错，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，好不热闹。

当然，当天的压轴戏自然是吃蛋糕环节。一辈子操持这个大家庭，勤俭节约的他，这还是第一次隆重地举办生日宴。二三十人挤在同一个客厅，二三十人同唱一首生日歌，二三十人同祝他生辰快乐，爷爷脸上的笑容从未离开过，他也值得所有晚辈们的祝福，配得上所有的美满和幸福。

至于我而言，深深地感激于他一路的指引和支持。当然，我更希望，爷爷的余生能如他行医多年、行善助人无数那般福泽绵长，寿比南山！



(视觉中国)

山林鲜笋香

■李志宏

眼下，正是马蹄笋的上市时节，邻居送给我几个马蹄笋，色泽诱人。中午我做了米粉汤，笋片加上瘦肉羹，口感鲜嫩清甜。

邻居老家是山里，竹子丰产，连绵遍野。靠山吃山，他们熟悉大山里的每一道沟壑，常往山里闯，把大山当作菜篮子。春夏冬，他们都能挖出笋来，偶尔，也从大山里带回食用的野药材。

邻居说，山里笋的种类不少。除了大家熟悉的春笋、冬笋，四五月，有花笋，壳上有花斑、皮赤的个较小，皮深黑的长得较大，它们量多，在茶园里蔓延。接下来是石竹笋，肉厚又细嫩，粗纤维特别丰富，还有比较普遍的绿竹笋。

笋，如此山珍，备受中国人娇宠。大文豪苏轼不仅“不可居无竹”，还要“餐餐笋煮肉”。明代高

濂在《四时幽赏录》中有言：竹林清味，鲜美无比。人世俗物，岂容此真味。

笋，在药用上具有清热化痰、益气和胃的功效，烹调时无论是凉拌、煎炒还是煲汤，均鲜嫩清香，美味又健康，是极其百搭的食材。《诗经》中有云：“加豆之实，笋菹鱼醢。”笋可谓“天下第一蔬”，菜中珍品。老话儿也说，“无笋不成席”。竹笋炒肉，就是宴席和食堂里的常客，当素雅和荤腥相遇，鲜味便在猛烈中有了更加悠久的余韵，这道菜也成了我们记忆里的印章。

长时间生活在城里，自然向往乡野的况味。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，于是，缠着邻居，带我去竹海中找寻“宝藏”。手持锄头、刀具，提着桶，我在竹林里走来走去也没发现被泥土抱在怀里的竹笋。而邻居不一样，在竹林中穿梭，目光一扫，便能找到笋

的痕迹，刨开周围的落叶与泥土，握刀轻轻一旋一撬，“咔嚓”，伴随清脆的断裂声，新鲜竹笋就被挖了出来。我们继续穿梭，看着邻居接二连三地找笋、掘笋、断根、起笋，我的眼里充满惊喜，手也痒了，当我看到一颗微微冒头的笋尖，便让邻居在旁指导，顺利地挖了出来。我将笋捧在手心，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，感觉就像表演了一个无中生有的魔术。

挖笋是一个技术活，要保护竹子的根部不受过多伤害，也不能破坏鲜笋的外观。山里人深谙不同笋的口感、滋味，挖笋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尤其是挖冬笋，通过竹鞭来寻找竹笋。这里面竟有那么多的讲究，我收获大自然的馈赠，又学到不少知识。

傍晚，当竹笋做成汤，主打一个鲜，这时，夏天让人清爽舒适、心旷神怡。

桃溪水畔的千年茶韵

■林鸿杰

桃溪水潺潺流过永春县城，带着戴云山的晨雾与茶园的清香。这座闽南山城，以“万紫千红花不谢，冬暖夏凉四序春”的独特气韵，在时光长河中酿就了一壶醇厚的文化茶汤。

茶山是大地写就的绿色诗行。春日清晨，我站在山腰，看采茶女的手指在云雾中翻飞如蝶。她们腰间竹篓渐渐盛满的，不仅是嫩绿的茶芽，更是千年茶事的传承。苏坑镇的百年老茶树依然挺立，虬曲的枝干上布满青苔，却年年萌发新芽。这些茶树见证了折桂的荣光，也亲历了当代茶农用无人机巡护茶园的变革。

老醋的醇香里沉淀着时光的密码。走进桃城镇的老醋坊，上千个陶瓮整齐排列，瓮口用竹篾封存着岁月的秘密。老师傅用木勺搅动醋醅的动作，与《永春州志》中记载的宋代古法如出一辙。那些在醋缸中沉睡三年的糯米，最终化作琥珀色的液体，成为闽南人家厨房里不可或缺的“味觉乡愁”。在达埔镇，我还见过九旬老人用祖传醋方治疗暑热，黝黑的醋坛上“道光年间”的刻痕依然清晰可辨。

纸织画的经纬间编织着艺术传奇。在县非遗馆，林大师正用特制的“纸笔”，将桑皮纸撕成细如发丝的线条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经纬架上翻飞，渐渐织出《桃源仙境》的轮廓。这种始于隋唐的技艺，以“隔帘观月，雾里看花”的朦胧美感闻名。当阳光透过纸面，那些交织的纤维在宣纸上投下细密的影子，宛如桃溪水泛起的粼粼波光。

白鹤拳在动静之间传承着武学精魂。五里街镇的武馆里，少年们练习“白鹤展翅”的身影，与清代壁画上的招式遥相呼应。郑师傅演示的“鹤嘴手”，每一式都带着戴云山雾气的灵动。最动人的是晨练时分，当拳势起落与文庙飞檐的剪影重叠，仿佛能看见康熙年间方七娘创拳时的飒爽英姿。

乡愁在侨胞心中生根发芽。在岵山镇的侨批馆，泛黄的信纸上“见字如面”的问候，记录着下南洋先辈的牵挂。如今虽已没有漂洋过海的侨批，但每年清明，马来西亚的永春会馆仍会组织“云端祭祖”，屏幕两端共饮一壶佛手茶，同尝一块榜舍龟。

暮色中桃溪两岸灯笼渐次亮起。水车磨坊的咿呀声与文创园的吉他声奇妙交融，宋代廊桥与玻璃幕墙在波光中相映成趣。这座被《闽书》称为“桃源”的小城，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“常绿”的真谛——不是拒绝改变，而是在流动的时光里，始终保持着文化根脉的鲜活。就像那株生长在魁星岩前的千年古樟，新叶与老枝共存，年轮里刻着过往，树梢上却永远迎着新的春风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